

深藏山间的银坑洞

□ 郑健雄

在闽浙交界的崇山峻岭间，一座形似牛脖梗的“牛脰顶”山巍然耸立。山脚下，泰寿溪与仕阳溪在此交汇，形成赛江重要源流——东溪。“鸡鸣一声，两省三县皆闻”，是当地世代相传的俗语。这里地处两省三县交界处，福安市最北端的范坑乡就静卧在这片群山环抱之中。

一、山火后的意外发现

上世纪一个隆冬，上坪村山头突发大火。灭火后，村民意外发现一个高两米余、洞壁光滑的洞穴，随后又发现十多个类似的洞窟。按祖辈相传的说法，明代上坪村的采矿业十分发达，这就是当年的银坑洞。

史料记载，明代赛江上游的寿宁、周宁、福安一带采矿业十分发达。福安银场有三处：刘阳坑、缪仙峰下、上坪坑，上坪坑规模最大。明景泰元年（1457），福建按察使张鹏奉旨赴福安范坑监督采矿。自此，上坪村打破了往日的寂静，“三千往来客，四万打银人”在这深山中开始了浩大的采矿工程。

上坪坑明正统年间开发，明弘治（1488—1505）年间福安两处银矿课税银额为5351两。开采了50多年，在停采16年后，又开采了两年多，再次封闭矿坑，总共开采了约60年，福建都司曾专门派出官兵更班守坑。

二、180米深的地裂奇观

在上坪村深处，一条深达180多米的地裂深渊隐藏在苍翠山林中。裂缝长约二十余米，最宽处达五米。站在边缘向下望去，红褐色岩壁陡直向下，曾有过攀岩速降团队进行过探险测量，认为其地质结构独特，极具科考与探险价值。

地质专家考察认为，这条地裂是自然地质运动与古代采矿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该地区地处闽浙火山岩带，地质构造复杂。明代近六十年大规模银矿开采严重破坏了山体结构，整个山体已经是千疮百孔，形成了这条令人震撼的地裂缝，相当于给这个地下世界开了个“天窗”。

村民相传，宣德年间采矿时，本应从“牛角”部位开采，但因误解指令而从“牛脚”处开挖，导致山体结构受损。经过连续九年开采，山体发生大规模滑坡塌陷，大量采银人被埋在里面，有人听见洞内“叮叮当当”的锤击声响了3年。

三、地下迷宫惊险之旅

这些银坑洞几乎个个都是“无底洞”。500多年来，不少人试图探险至洞底，但均未成功。投入入洞，可闻“轰隆一咚呛一啪哒”的奇异回响，良久方息。由于怕发生危险，很多洞穴都用木栅或水泥封禁起来。

走进山洞，可见洞顶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石窝，异常光滑。银矿分布极有规律，皆分布于石壁的同一切面，每隔一段距离结一个球状矿体，如藤蔓结瓠，当地人称之为“银瓠”。深入可通行的横洞，可见洞壁上状如石条的“银藤”，顺藤摸瓜便能发现藤上结着的“银瓠”。多数“银瓠”已被开采，留下水桶大小的窝洞，窝底仍闪烁着银白色微光。

地裂周围分布着数十个银矿洞窟，有些直接与地裂相通。下到地裂中部的洞口，洞内温度骤降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气息。洞内错综复杂，设有专门通风的“风洞”，也有水滴点点的“一线天”奇景。

四、古代采矿的艰辛

在没有机械设备与炸药的年代，矿工们多采用“烧爆法”开凿矿洞——用柴火燃烧岩石，待石头烧热后泼水，利用热胀冷缩原理使岩石裂开。洞窟中遗留的木炭痕迹和地裂周围山坡上的大量木炭残留物，都证实了这一古老的采矿技术。

矿洞又深又窄，黑漆漆的，就算是白天也要点松脂灯照明。矿工们轮流干活，还得准备照明用的松脂灯、柴火、木炭、支撑用的木杠等工具。矿洞很陡峭，矿石没法直接运出去，只能架横木当梯子，攀爬着把矿石背上来，非常辛苦。等到矿坑越挖越深，地下水就会涌进来。这时候必须日夜不停地排水，否则矿脉被水淹没，



就没法继续开采了。

冶炼在名为“中央丘”的地方进行。上坪村随处可见的粗糙石磨揭示了古人冶炼银矿的秘密：用大石磨将银矿石磨成小块，再用小石磨磨成矿粉。这些石磨不同于家用石磨，更为粗糙坚固，专为磨碎银矿石而制。

山脚有个“七衙门”洞，洞中可纳数百人，洞中有石桌、石床、石灶等，当年皇帝派来的七位官员就坐镇这里监采银矿。为防止矿工私藏银两，太监设卡检查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上坪村留有“拉尿岗”“太监丘”等地名，据说监工太监会要求矿工解衣接受检查，甚至逼其排便验看。至今这里还流传着“太监做上司，没尿逼你尿”的俗语。

五、银矿的废弃与传说

这个曾向朝廷上缴过28.8万两税银的矿山，在明宣德十年（1435）突然停工。矿难频发只是矿工苦难的一部分。明代何乔新在《福安书事》中描写了福安矿工家庭的不幸：“青裙少妇抱孤儿，长跪车前泪满颐。夫死银坑生业尽，日锄野菜和糠炊。”

当然也有些矿工不堪压迫，难以聊生，就揭杆而起，与不公正作斗争，如明正统二年（1437）刘阳坑矿工起义，守备道率兵镇压，被矿工杀死。明嘉靖十六年（1527）六月六日，银坑工人周六等人发起暴动，带了一批人侵袭县城，教谕李泰指挥官兵抵抗被杀。至于沦为山贼土匪更不在少数，北部山区、寿宁、泰顺一带尤

为严重，一些村子甚至都成为土匪窝。

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古人留下的磨银粉的大石磨、题刻大石等老物件，已被当地农民用作建房、铺路；一些山头的开山、炸石、垦荒也缺乏规划。这里自然与人文景观极具旅游开发价值，但范坑至泰顺公路还有2公里和一座大桥未建通，导致游人难至，美景“养在深山人未识”。

当地还流传着一个传说：一位监银官员贪污四万两黄金工程款，被朝廷察觉后杀了头。该官员将黄金藏于山中，并在石上刻下密语，称能破译密语者便知藏金之处。500多年来，这块刻石字迹已模糊难辨，仅可认出“者、日”二字，藏金之谜至今未解。

六、从银矿遗址到绿色油库

这些关于财富与苦难的银坑洞传奇，终将随着大山归于平静。而东溪的清泉流水，交融着百年沧桑，以不变的柔情冲刷曾经的尘埃，哺育着淳朴乡民。

如今，昔日矿工辛劳来往的铅坑也称洋坑廊桥（铅音yán、洋、银谐音），两岸青山，已成为周恩来总理称赞的盛产油茶的“绿色油库”。60多年来，这个闽浙大山中的山乡经历了今昔蜕变。范坑许多光秃秃的山包都变得郁郁葱葱，小水库碧波荡漾，山光水色遥相辉映。

今天，当我们站在180米深的地裂边缘，聆听山风从深渊中传来的呼啸声，仿佛还能听到数百年前矿工们的锤凿声、号子声，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祈祷。

棠溪工艺花茶：

千年茶韵绽放时代新香

□ 林耀琳

秋日，驱车来到福安北部最大的村庄——潭头镇棠溪村，古老的村落宛如一幅古朴的画卷在时光中徐徐铺展。远处，连绵的茶山在暖阳轻抚下，静谧而悠远，似是大地铺就的绿色绒毯。“古村秋韵梦魂牵，岁月沉香映眼前”，走进村子，茶香袅袅弥漫，似在轻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与茶的深厚渊源。

据《福建省乡土志》记载：“早在唐代，闽东闽北已开辟了许多茶园。”福安东北部的社口、潭头是闽东重要的产茶区，产茶历史可追溯至唐朝之前。从唐代的“比屋皆饮”，到宋代“斗茶”习俗的盛行，直至清朝咸丰、同治年间“坦洋工夫”红茶脱颖而出，茶叶文明在此地源远流长。

棠溪古村的老街沿溪蜿蜒，与南北延伸的古道，恰似两条历史脉络，嵌入茶村的每一寸土地。古街两旁，斑驳的铺板与陈旧的招牌虽已歇业，却仍能让人想象当

年商贾云集、热闹非凡的盛景。村北的“登烛”廊桥横跨溪流，在陆路运输茶叶的岁月里，它曾是一座小小的集市，见证了茶贸的繁荣与茶叶走向远方的漫长旅程。村口处，妈祖庙宛如一位沉默而温柔的守护者，见证着当年棠溪人倚仗交溪发达水运将茶叶船运舶载、直通远洋的辉煌。

清末，福安坦洋工夫茶脱颖而出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鼎盛时期。高峰时，坦洋36家茶行，雇工3000余人，每年制干茶两万多箱，吸引周边村庄制茶师纷至沓来。棠溪村的诸多能人巧匠，受聘于坦洋茶行，与坦洋茶人携手并肩，以匠心与智慧共同创制这一名茶。

在公路尚未通达的年代，长溪水系是闽东北物流交通的命脉。棠溪村，雄峙于交溪支流武陵溪岸，与坦洋村水路相通，陆路相连，成为福安北部最重要的茶叶贸易中心。福安北部以及寿宁、柘荣许多村庄以棠溪为中转，将茶叶转运至此精制加

工，再从这里扬帆起航，驶向更广阔的市场。棠溪老街上，80多家商铺、20多家茶行林立。茶季时，整个村庄商贾云集、茶香弥漫，一幅生机勃勃的市井画卷。

民国时期，福安茶叶产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。福建省建设厅在福安设立茶业改良试验区，并在穆阳、棠溪、社口设立模范茶厂，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加工。民国二十九年，福建示范茶厂福安分厂在棠溪设立制茶所，使其成为县内4个制茶所之一，进一步提升了棠溪在茶叶加工领域的地位。民国三十四年，经省茶叶管理局批准，棠溪村成立了“茶业生产合作社”，进一步推动了茶叶产业的规模化、集约化发展。民国三十七年，福安县注册的茶厂茶号中，棠溪拥有“生春”“福昌隆”两家颇具规模的茶厂，足见当时棠溪茶业的繁荣景象。

时光流转，如白驹过隙，如今棠溪村的茶产业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勃勃生

机。1983年，工艺花茶制作技艺在棠溪村诞生。这种以茶叶和可食用花卉为原料，经整形、捆扎等工艺制成的茶品，冲泡时可在水中绽放不同形态的造型，被誉为“花舞之茶”。

秋光里，循着茶香走进村中的一家茶叶作坊，几位老人正专注地制作工艺花茶，动作娴熟而优雅。老人时不时还拉些家常或讲些笑话。茶坊里笑声朗朗，仿佛是一个乡间俱乐部。老人告诉我，工艺花茶的制作，从选材到成型，每一步都凝聚着茶人的心血。高山茶树的嫩芽与干燥后的鲜花，经芽头对齐、茶梗相接、棉线捆扎，再嵌入干花，最终缝制成球状。冲泡时，周边的茶叶吸水膨胀，花朵缓缓绽放，宛如一场水中芭蕾。

近些年，工艺花茶成为茶界新宠，成为人们品味生活、享受闲暇时光的佳品，更远渡重洋，出口欧盟，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茶文化的独特魅力。历经四十余年精心培育，全村标准化茶园1916亩，年均产毛茶221吨。有5家工艺花茶制作主体，精心打造出“玫瑰之约”“茉莉仙女”“飞雪迎春”三大系列共十余款产品。全村从事工艺花茶制作、包装的从业人员达200余人，2024年，累计发放从业员工工资超200万元，人均年增收超1万元。

从古老的茶山到热闹的茶贸集市，从传统的制茶工艺到创新的工艺花茶，棠溪村，这个见证了福安茶叶海上丝绸之路繁华胜景的古老村落，正以崭新的姿态，续写着茶与生活的美好篇章。

